

线中小国家。这不是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几代人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能急功近利。

要研究欧亚国家，首先就要学习欧亚语言，可以先是俄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突厥语系、乌克兰语等相对较大的语言，随后可以是普什图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波斯语、蒙古语、东欧语系等。以此培养欧亚意识，培养欧亚问题真正的专家，深化欧亚合作。

● 共建国际中心，推动“一带一盟”对接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乌法峰会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正式启动，上海合作组织的组织协调地位得到确认。中亚各国希望搭上“一带一盟”的便车，更希望“一带一盟”的顶层设计为本国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和模式上的创新。而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策划、实施与成果，将在更广地域、更长时间对“一带一路”的其他项目起到示范作用。对接不仅涉及相关领域共同的法律框架和政策协调，也涉及操作层面的一系列问题，上合组织大有可为。

（一）对接的战略与策略

中亚五国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既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又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又是独联体成员国。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对接的国别上，应优先考虑哈吉两国，兼顾塔乌；第二，在政策协调上，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或独联体）有较大差异的条款，可以参照世贸组织框架。

1. 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诉求

过去10年间，中亚各国采矿业、机械制造、化学工业、木材加工和食品工业取得较快发展，与此同时，工资和居民收入逐步增加，消费市场稳步发展，失业率下降，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总的来看，中亚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国家不能摆脱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国的分工定位。因此，各国普遍希望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向现代化转型，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祉。

我们应注意到，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现状与理想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外方希望“一带一路”能够缩短或填平这个差距，而中国企业如果沿袭老思路，企图把污染行业转移到中亚国家，这是行不通的。中亚各国虽然经济不够发达，但普遍重视环境保护，一方面积极引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资源型技术，发展生态服务、生态产品和技术市场，另一方面引入环境有偿使用机制，对污染环境者处以重罚并要求消除自然和技术灾难后果，对给国家带来损失的跨国公司进行反垄断联合调查。总之，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应体现在“一带一盟”对接中，如果我们推出的项目违背经济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将给“一带一路”的实施留下后患。

2. “一带一路”是振兴中华、连通世界的伟大构想，仅靠单个项目难以支撑

正如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基本方向和宏观经济部部长塔季扬娜·瓦洛娃娅所说，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应形成统一经济空间^①。没有统一经济空间，货币和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就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构筑完整而统一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这毫无疑问是“一带一路”应有之义，属于战略层面的考量，但统一经济空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阶段、分梯次建设，这是策略层面的考量。在项目落实上，应按照点—线—面依次展开；在政策协调上，应伴随着大量经贸谈判的艰苦工作。目前，“一带一盟”对接在政治层面几乎没有障碍，但涉及法律框架的完善和各国经济利益的划分，许多具体问题尚未落实，因此不宜冒进。现阶段，与中亚各国共建国际中心、为深度合作打下基础是对接的优先事项。

（二）三个国际中心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接的切入点

“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货币畅通、人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总框架和总内容，也是“一带一盟”对接的着力方向。对接应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从共商、共建、共享国际中心入手，拓展到自贸区 and 工业园区，辅以铁路网、公路网、管道网、电力网、通信网、电子支付网建设，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深度合作模式。

1. 中亚金融中心

“一带一盟”对接，需要国际金融合作先行，为项目落实提供资金保障，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实验基地。哈萨克斯坦具有建设中亚金融中心

^① ЕАЭС и ШО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еди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http://ria.ru/world/20151207/1337357191.html#ixzz49U4neYmc>

的强烈意愿，中国可与哈共商，首选阿斯塔纳或阿拉木图，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分理处，提供本币互换、投融资、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开展电子支付业务，培育信用卡等新兴市场，扩大人民币结算量，加强跨境征信与金融监管，密切各国央行间信息分析与咨询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展证券、基金等业务。在中亚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区域贸易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分散美元和欧元的货币政策给各国带来的压力，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2. 中亚物流中心

由于海关程序烦琐、基础设施落后、货物跟踪能力差等原因，物流是中亚的薄弱环节^①。然而，恰恰是落后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进入当地物流业的机会，也为中国打通至欧洲的陆路货运通道提供了多种可能。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位于中亚腹地，货运可辐射中亚各国，目前政局较为稳定。中亚物流应首选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建设纳沃伊中心，因为此处既是乌着力打造的工业园区，也是乌重点培育的国际物流中心，可以对接新疆喀什国际物流园区。纳沃伊距布哈拉 85 公里，距撒马尔罕 190 公里，本身是交通枢纽，有连接北京和巴黎的 E-40 国际公路干线，还有可以通向欧亚大陆几乎所有港口的铁路线，可以大大缩短和减少货物经乌兹别克斯坦的时间及过境运输成本。不足之处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开放程度低、海关程序烦琐、政策容易摇摆、与周边国家关系相对紧张。

中亚物流中心的另一选择可考虑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吉尔吉斯斯坦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中亚各国不占优势，但吉尔吉斯斯坦处于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是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吉既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又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员国，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理论上货物从此地可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任何国家，潜在市场较大。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居民对中国商品认可度较高，约 80% 日用品从中国进口。但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劣势是交通不够发达。中、吉、乌铁路通车后，运输压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① 根据世界银行 2007 年《全球经济中的贸易物流——物流绩效指数和指标体系》报告，中亚各国物流绩效排名都十分靠后。在全球 150 个国家中，塔吉克斯坦列第 146 位，哈萨克斯坦列第 133 位，乌兹别克斯坦列第 129 位，吉尔吉斯斯坦列第 103 位。作为参照，俄罗斯排名第 99 位，在中上等收入国家中排名较低，中国排在第 30 位。劳斯扬、吴作董：《环新疆经济圈视角下新疆物流中心布局研究》，《新疆财经》2008 年第 5 期。

3. 中亚汉语教学中心

中亚现有孔子学院11家，其中哈萨克斯坦4家，吉尔吉斯斯坦3家，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两家；开设孔子课堂的有12家，全部在吉尔吉斯斯坦。从现有基础看，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可以作为中亚汉语教学中心的首选；若考虑历史文化传统，则次优可以选择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是异质文明交会之地，加之塔什干和撒马尔罕都设有孔子学院，其中塔什干孔子学院更被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为全球最佳孔子学院，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便利条件。

积极建设中亚汉语教学中心，培养亲华、知华人士，对中国在中亚的长期发展和互利合作是十分必要的。长远来看，中国至少应在中亚创立或合办一所国际教育界普遍承认学历的综合性大学，既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又输出国际领先科技，像同济大学一样，扎根当地、服务当地，长期充当国际友好交流的桥梁。

4.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也是中亚各国对中国的期待。在3条欧亚大陆桥已建成，特别是渝新欧铁路已通车，双西公路已完成施工，中、吉、乌铁路重新启动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提高过货量和降低回车空载率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必须整合沿线国家需求，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过境运输只能带来有限的收益，而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经济现代化问题。不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则各国对待过境运输的积极性必然不足。中国帮助中亚发展经济的过程与中国东部向西部输出科技和资金的过程是同构的，有利于国内、国际均衡发展。

上述诸项条件满足后，自由贸易区（海外仓）和国际工业园区的建设可以提上议事日程。包括能源深加工，管道铺设，小型水电站建设和改造，核能安全利用，非能源领域（电子、通信、畜牧业、制药和成套设备）合作，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都可以适时展开。

（三）上合组织大有可为

以上合组织为平台落实“一带一盟”对接，将充实并扩展上合组织的原有功能，使其从侧重地区安全到安全与经济并重，由此，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和能源俱乐部的作用将大大增强。“如果说，之前是从区域层面评估、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上海精神’把这些各

具特色的区域国家联合起来，那么当前上合组织正卷入修改世界规则的‘全球游戏’之中。”^①

在对接中，上合组织的工作核心是政策协调和制度建设，目的是推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要考虑这个流动是双向的，包括消除贸易壁垒，鼓励直接投资，简化海关、签证和其他手续，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优化对话路径等。在项目落实上，应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内外兼顾、统筹安排，保障资金安全，防止一拥而上。

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中国签署的两份备忘录是“一带一盟”对接的谈判基础：一是2012年签署的关于交通、技术标准、卫生和能源的备忘录；二是2015年6月中俄工作组在北京确定的合作优先事项，重点是基础设施投资等。

在统一市场问题上，欧亚经济联盟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如2016年计划进行药品监管合并，2019年建立统一的电力资源市场，2022年建立统一的金融调节监管体系，2024~2025年建立统一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制品市场^②。

中国在中亚实行“一带一盟”对接，肯定不会照搬欧亚经济联盟的设计，但可借鉴相关思路和做法，为将来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打好基础。由于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协调将越来越重要，上合组织有必要设立相关机构，专门研究该项事务的对接。

微观层面的事务可以交给企业去做，中观和宏观事务应由上合组织统筹。上合组织可自主或委托机构研发中亚宏观经济指数，建立商贸信息交换平台，进行关税政策协调。

目前，中亚各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为6.5%，而中亚各国间的平均关税为1.6%，中国对中亚各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是4.4%^③，所以，在关税领域还有较大谈判空间。

在尽可能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推广新技术和新标准、帮助中国优秀企业获得通信等行业许可证方面，上合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① [哈] A. 阿姆列巴耶夫：《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前景》，《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

② [俄]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季莫费·博尔达切夫等：《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刘志中：《“新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